

# 撩开“和尚田”的神秘面纱

禄口街道马铺社区位处禄口集镇的东北面,与秣陵集镇毗邻。沿秦淮河一带,多为地势低洼的水田,常年种植水稻、油菜等农作物。令人不解的是,当地村民一直称呼许多田块为“和尚田”,问起为什么这样称呼,却很少有人知道。年纪大一些的人也只能回答:“祖辈们传下来的,叫惯了,都这样叫。”“和尚田”从字面上理解,可能与寺庙、和尚有关。不过只听说和尚以化缘为生,却没听说和尚靠种田度日的,再说和尚哪来的田呢?



为了弄清“和尚田”称谓的由来,笔者四处寻访,并仔细阅读了相关资料。希望从中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个偶然的契机,在位于南京市佛心桥36号的宇花小学(曾被红学界称为“曹雪芹家庙”的香林寺旧址)里,笔者看到了一块碑文。在题为《香林寺庙产碑》上有这样的记载:“前织造府部堂曹夫人买秣陵关田二百七十余亩,和杭州田地一百五十余亩。”据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考证,碑文中的“曹夫人”即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时任织造府部堂的曹寅一次性就施舍给香林寺四百二十亩香火田,让曹氏家族成为了该寺最大的施主,曹寅的施舍也使得该寺振兴起来。但从乾隆晚期开始,香林寺日趋衰落。碑文载:“乾隆五十四年僧当江宁镇田四十八亩于傅怀遭名下,五十五年卖秣陵关田四十三亩于常明发名下,五十六年当江宁镇田地二十四亩……”且不谈

香林寺当田卖地是否与曹氏家族命运衰败相关联(这是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仅文中提及的“秣陵关”、“常明发”等字样,便使笔者兴奋起来,这些字样为笔者求索马铺“和尚田”称谓的由来带来了希望。

我们都知道,秣陵关即指现秣陵镇。殊不知该镇在汉代却是江宁区域内的三个诸侯国之一,统辖的地域十分宽广。那么,马铺与秣陵关有什么关系呢?会是它的属地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国民政府初期,《江宁县乡土志》记载:禄口属秣陵市管辖。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7年,马铺的府治所在地还在秣陵。

事情已经很明白,马铺民间传说的“和尚田”就是当年香林寺卖出的曹家所施舍的田产。再查阅马铺民间收藏的《常氏家乘》,在历代祖先名录中竟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常明发”的名字,同时也提及了香林寺卖田给常家

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的,今天马铺社区常氏家族,竟还是明代皇帝朱元璋的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后裔。威名显赫的明代开国大将,自朱棣篡权政变后,家运一落千丈,到了清代,他的后裔竟沦为了曹氏豪门下的农户耕夫,生活十分凄苦,这不禁叫人惋惜。

有资料考证,为“和尚田”耕地劳作的是农民,管理“和尚田”耕作事务人员住的房子称为“庄房”。据马铺现已八九十岁的几位老村民回忆,小时候确实见过“庄房”的遗存,不过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现在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庄房”了。

一方尘封的碑文,一册泛黄的家谱,竟把小马甲铺村与清代曹氏权贵勾连起来。零零星星的旧物遗存,看似无足轻重,却默默地佐证了被人们已经遗忘或正在忘却的世事沧桑,真实地还原着历史的本来面目。

张庆祥 朱庆舜 熊金陵

随着一场薄薄的雪轻轻一撒,一季的繁忙和劳碌就被掀到了台历背后,家家户户开始备年货。我记忆最为深刻的事儿就是杀年猪了。

在乡下,杀年猪是一件喜事也是一件大事,然而并不是每家都能杀年猪。早年粮食还比较紧缺,谁家也不舍得用粮食大把大把地喂猪。多数人家都是靠主妇和村妹子起早摸黑地到田野里摘取各式各样的野菜,拌着粗糠和洗锅的泔水喂猪。从一个十来斤的猪苗到一百多斤的大肥猪,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许多人家小伙娶媳妇,女方父母上门时要到男方家的猪圈里转转,不光是看有没有大肥猪,更重要的是看看这家人的勤劳程度。

哪家杀年猪了,村里如办红白喜事一般,左邻右舍都会跑过来帮忙。烧水的烧水,抬桶的抬桶,置案板的置案板。男女老少把整个农家小院挤得满满的。在众人的七嘴八舌中,圈里的肥猪嘶鸣着被抬上了案板,随即一腔热血就喷成雪地上醒目的腊梅花,给即将到来的“年”压上了一道红色韵脚。

杀好的年猪经拔毛、开膛等多道工序,变成了两片白花花的肉,挂在梯子上面,由两个小伙抬着称重,杀猪的屠夫则在一旁用夸张的嗓子报着数:“一百八”、“二百一”。报得数越大,仿佛幸福的重量也越大,引起的喧哗声也越大。人们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院中的女主人,女主人的脸上乐开了花。在赞叹声中,女主人接过屠夫手中割下的第一块肉,下厨准备丰盛的大餐。

接下来,屠夫把整条的猪肉剁成一块块,放进早已备好的箩筐里,用来腌制腊肉,其余人七手八脚地忙着清场。等所有事都停歇了,女主人的一大桌。大家也不客套,一起围上去,大人们喝着酒唠着嗑,小孩们端着碗围在桌旁,几只狗蹲在桌下啃着人们丢的骨头,一起分享“杀年猪”的喜悦和快乐。

杀年猪,请客,在乡下不仅是一种活动,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浓浓的乡情,淳朴的人情……

## 杀年猪的那些事儿

吴晓波

### 江宁史话

#### 东郊田园

[明]顾璘

散步龙山麓,石马高嶙峋。  
芜没野田侧,行列不复陈。  
不知何代墓,感叹为沾巾。  
慨草六代交,紫宫架天津。  
虎斗尽英辟,鹰扬皆贵臣。  
回眸耀白日,吐气贯青旻。  
见者恒辟易,况敢托交亲。  
讵知百世下,骨肉化飞尘。  
樵牧无人禁,姓名亦已湮。  
念此返田舍,秣酒正芳醇。  
倾壶且一醉,兀兀忘吾身。

此诗写作者途经青龙山麓,见到六朝古墓前石兽残破杂乱景象引起了感慨:想到不管是“虎斗英辟”还是“鹰扬贵臣”,虽然“吐气贯青旻”,也难免百世后“骨肉化飞尘”,这里有对权贵无恒的感慨和对生命无常的叹息。后六句写伴侣樵牧、心醉芳醇以及忘身世外的快乐,隐约间透露出作者的退隐之思。



“饺”有余香

朱林/摄

### 江宁语录

当时,我认为我的疼痛还是可以忍耐、等待的,但是病人的情况等不了了。  
——腰椎病发作仍坚持坐着完成手术的王霞面对别人的不解时笑着说。

我们帮扶的对象主要是家境困难儿童,用爱心弥补他们心中“缺失的爱”。  
——中邮航南京分公司爱心资助铜山小学困境儿童,用爱陪伴困境儿童成长。

无论谁遇到困难,我们一家人都拧成一股绳,在互助互爱中彼此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东山八口之家巧育好家风赢得众邻夸赞,婆婆朱腊云这样描述其中的秘诀。

## “踩岁”的传说

在江宁麒麟、汤山周边一带的乡村,旧时每到除夕,家家户户都要在堂屋或院子里铺些芝麻秸,一家老小吃过年夜饭,换上新鞋在芝麻秸上踩踏,把芝麻秸踩得越响越碎越好(俗称“踩岁”)。说起这“踩岁”的乡土风俗,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相传北宋年间,虎山脚下,有个一百来户的山村叫山竹岚(今麒麟袁家边村)。在村东北角竹林旁长有一棵两个人都围抱不过来的银杏树。也不知从何时起,这棵银杏树的树干上长了一个洞,洞里居住着一条贪色成性的蜈蚣精。平时这条蜈蚣精躲在树洞里,时不时把头伸出洞外东张西望,寻觅路过的美女。若谁家姑娘被它看中,蜈蚣精便在除夕化作后生前去迫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

知有多少人家的妙龄少女被它抢去受尽蹂躏而死。每到这天,大家就开始人心惶惶。

离这棵银杏树不远处,居住着一小户人家,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姑娘名叫袁佳酿,生来聪明伶俐,长得也十分貌美。就在袁姑娘刚满16岁那年的冬月(阴历十一月),一天她上虎山割柴回家经过银杏树时,被凶残的蜈蚣精看到,蜈蚣精随即起了歹心。转眼间到了腊月三十,全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大都跑到外地避难去了。袁姑娘为照顾生病的母亲,死活不肯离开家。掌

灯时分,蜈蚣精化作寒酸的青年小伙子,敲开袁姑娘家门,谎称是外地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投亲路过此地,讨要点吃喝,边说边用眼睛上下打量袁姑娘,伺机劫色。面对突然出现的陌生后生,袁姑娘不禁想起蜈蚣精伤天害理之事,顿时觉得这个人来者不善,自己凶多吉少。为了稳住对方,袁姑娘递上茶水与他周旋起来。这时袁姑娘见院子里有几捆芝麻秸,便急中生智含羞带笑地对蜈蚣精说:“我妈病了,家里又穷,除夕也没有做什么好吃的,请你帮我把院子里那几捆芝麻秸铺开,用脚在上面踩一些芝麻,我给你弄

几块芝麻饼吃。”蜈蚣精听后十分高兴,迅速将一捆捆芝麻秸铺开,在上面踩了一阵子后见没踩下几粒芝麻,就有点不耐烦了。袁姑娘见状,大胆地和蜈蚣精手拉手一起在芝麻秸上踩,边踩边唱山歌,不知不觉踩到了雄鸡叫。这时只听蜈蚣精一声怪叫后倒在地上现出了原形,袁姑娘眼疾手快,一脚踩在蜈蚣精头上,顺手拿起靠在墙边的铁锹,狠地把蜈蚣精铡成两段。

袁姑娘独自一人智斗蜈蚣精的事情被乡亲们知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四里八乡。打那以后,每年三十晚上,各家各户都要在堂屋或院子里铺些芝麻秸,全家人吃过年夜饭在芝麻秸上踩碎(岁),驱除邪祟,消灾避祸。年深日久,年年三十晚上“踩岁”的风俗,相沿成习,流传下来。

陈家邦